

临沂退休教师帮昔日学生借贷18万,对方失联后自己打工还钱 “不忍心去告她,希望她说声对不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邱明 公绪成

许久未见的学生 带着信贷公司业务员来访

今年63岁的李中随生活在临沂市费县朱田镇上东峪村。李中随年少入读当时的费县师范学校,学成后回到当地一所村小任教,之后又通过努力取得曲阜师范大学函授学历,他是这个山村同龄人中少有的高学历。如果不是那次不期而至的拜访,以副高职称退休的李中随,退休生活一定是写满天伦之乐。

“2017年6月19日上午,禹传珍给我打电话,说到村里来看望我。”禹传珍是他的学生,老家就在李中随任教的村子,她读大学后,李中随几乎没再见过她,也没有书信或电话往来。但李中随对禹传珍的印象颇深。大约是在1978年前后,她是所在学校设立初中班后的首批学生之一。“一个班就俩老师,我带他们那批学生的数理化,全班34个学生中禹传珍学习成绩不错,后来考入了济南一所有名的财经大学。”自己带过的学生考入大学走出山村,李中随认为这是值得他骄傲的成就。

“接电话时我在平邑县,就跟她说先到村子附近一个小饭店等我,我请她吃饭。”时隔30多年未曾联系的学生上门拜访,李中随以为她跟其他学生一样,是想上门感谢师恩。尽管一生节俭,李中随认为许久未见的学生上门,一定要好好招待。饭桌上,李中随得知陪同禹传珍而来的男子是一家信贷公司的员工。禹传珍自述,她儿子在美国学习飞机驾驶,学费周转不过来,希望昔日恩师帮忙贷款筹资。

这样的求助李中随并不是第一次遇到。“教师身份做贷款担保比较好借钱,以前也有熟人来帮忙。”李中随认为这些求助者不到难处不会开口,他从来都是乐于相助。“帮了不少,都没出过问题。”

还款逾期后才知道 自己是借款人

禹传珍登门拜访第二天,李中随就如约赶赴临沂城区,帮其办理贷款业务。“先是用我的身份信息到银行办了一张卡。”拿着银行卡来到信贷公司办公场地,工作人员要求李中随签署借款合同并录制借款视频。

“我说这个我不懂,不知道该咋说。”李中随介绍,那名曾经陪着禹传珍上门的男工作人员示意,让他说是给儿子买房需要贷款。

本以为是帮忙担保贷款,察觉是以自己的身份借钱,李中随有所警觉。“他们跟我说一个月后就会转换成禹传珍贷款,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李中随又向现场其他工作人员求证,得到了同样的答复,对方还表示“相关手续都是在电脑上操作,不用再到现场”。放下戒备后,李中随按照对方指引办理了相关手续。“贷款第二天就批了下来,打进了新办的银行卡,禹传珍拿着那张卡使用,每月的还款也是她弄。”

同年10月12日,就在李中随即将办理退休手续时,禹传珍再次登门,这次是她丈夫郭伟陪同。“禹传珍说郭伟在埃塞俄比亚挣钱,在美国学飞机驾驶的儿子已经成了飞行班长,但是还需要学费。”禹传珍从山村考入大学曾经是李中随的骄傲,他期望这样的骄傲在禹传珍儿子身上得到传承。这次,李中随领着禹传珍夫妇找到邻村一位好友,作为担保人向对方借款4万元。此后,禹传珍夫妇又单独找到李中随的这位好友分两次借走2.3万元。

“14万那笔贷款刚开始她是按期还,但是后来开始逾期,一拖就是很多天,再后来贷款公司给我打电话要钱。”接到催款电话,李中随提出疑问:“当初不是说一个月后转到禹传珍名下,为什么又找我要钱?”对方在电话中否认了这个说法,表示有签字和视频为证,借钱者就是李中随,还钱自然也应该由他还。

借钱还债 再四处打工还钱

“最多的时候一天100多个电话打过来催债。”帮忙帮成债务缠身,李中随催促禹传珍尽快还钱,但是对方一直推拖,到了2019年7月前后,对方将李中随的微信号“拉黑”,电话也打不通。禹传珍“失联”后,李中随意识到不妙。

同年10月,另一笔李中随担保的4万元借款

院里那棵30多年的山楂树,枝头已挂满红果。丰收的色彩,无法稀释李中随心中的苦闷。

他昔日的学生禹传珍还是没有音讯,为她担保借款逾期后被冻结的银行卡还没有解冻。退休后的生活就像那张银行卡一样被冻结。



妻子去外地照看孙子后,李中随独自一人在家里生活。



禹传珍所居住的村子已经拆迁,她搬到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也迟迟没有归还,出借人无奈之下到法院提起诉讼,向法院申请冻结郭伟、禹传珍、李中随等3人的财产,李中随因给其中4万元借款担保,他用于领取退休金的银行卡被法院依法冻结。

“家里人因为我帮忙借钱闹了矛盾,又不断被外人催债。”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之下,李中随还是觉得既然禹传珍躲着不见,肯定是无钱可还,既然是担保,于情于理要先替她把这笔钱还上。“14万那份贷款还了几个月之后,2019年10月向亲朋好友借钱一次还清,一共6万多元。”

妻子到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家中照看孙子后,李中随先后到威海、内蒙古等地打工挣钱,陆续归还为还贷而向亲友借的钱。李中随那原本捏粉笔、握板擦的双手,干起了垒石坝、挖土豆的体力活。

2020年8月底,李中随在内蒙古挖土豆时,因当地早晚温差大,再加上长时间蹲、跪在地上劳作,他的右腿膝盖劳损走路一瘸一拐,回到费县老家休养。“在那边从下午4点干到次日凌晨4点,身体实在扛不住了。”

9月底,稍感膝盖疼痛减轻后,李中随又来到朱田镇一家景区打零工。“中午饭的时候偶然看到他避着其他人吃,我以为他带了啥好饭,好奇过去看看。”该景区项目负责人宁后彬说,当他看到李中随手里握着的只有干裂成碎片的煎饼渣时,他不相信这个年代还有人过这样的苦日子。“从镇上回来的时候我给他捎了大包子,拿给他的时候他哭了,再一聊天,感觉他不像出大力的人。”细聊之下,宁后彬被李中随的经历震惊。其后几天,宁后彬又偶遇到,李中随家中的板栗刚卖了50块钱,看到景区所在村一位80多岁的老人穿着窘迫时,拿出其中的40块塞到其手里,自己仅留下10块钱用于乘坐公交车回村。

昔日学生夫妇已有劣迹 要款无望仍不忍起诉

宁后彬到李中随家中走访,看到这个本应享受富足退休生活的老教师家徒四壁,有感于李中随的经历和为人,就拍摄了一小段视频发到网络平台,当地一位网友看到后到其家中再次拍摄了一段相对完整的视频发布,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不少网友在对李中随抱以敬佩的同时,希望他能尽快找到禹传珍追讨欠款。

10月10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陪同李中随赶赴禹传珍和丈夫郭伟曾经生活的东洪沟村,试图探寻这对夫妇的信息。

“这里3年前就拆迁了,就是不拆迁,我们都好久没见过他们了。”东洪沟村是费县县城东部的一个城郊村,拆迁后已经看不出这里曾经有过村庄的模样,原本的村子已经被一条新建的柏油路以及两侧的工地取代,多位东洪沟村村民正在利用空地修整的菜地里浇水,有村民介绍,拆迁后村民们分散到多地等待安置,有的到别的村亲戚家住,有的到县城租房,村民间彼此很难见面。

“他们两口子见到谁都借钱,借了钱也不见还。”另有村民介绍,禹传珍和郭伟因为欠钱在拆迁前就好久不敢回村,他们在村里也已经没有走动的亲戚,几位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因为欠钱不再来往。“听他们自己说有个儿子在国外学开飞机,借钱也是以这个借口要。”上述村民介绍,禹传珍和郭伟的年龄都在56岁左右,他们刚结婚时在村里口碑还不错,禹传珍在县城一家公司当会计,郭伟在饭店工作。他们的一个儿子出国后,郭伟也去了国外,但不久后他们家好像就开始缺钱,不断借钱。再后来,因为口碑不好,即使家族中有事也不见他们回来。

“她是我的学生,我怎么好意思去告我的学生。”从东洪沟村失望而归后,不断有外地媒体记者拨打李中随的电话,了解他替禹传珍借贷的细节,有人询问为何不通过法律渠道追究禹传珍的责任,李中随表示“不忍心”。

妻子去外地照看孙子后,大部分时间李中随是在外地四处打工,老家院子里的那棵山楂树即使无人照料也挂满了果。“树大了自直,没有饿死的老鹰。”李中随认为,即便禹传珍口碑不好,也说明她真的缺钱,如果钱真花给了她儿子,也不枉费他经历的波折和苦难,经历过这些波折和苦难后,他还可以从头开始自己的退休生活。“钱已经还得差不多了,我也曾经在想禹传珍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但是现在即使她不还钱,只要打个电话说老师我错了,说声对不起,我也很知足。”